

成的脑袋，做一套纸盔^{kūi}甲。一有机会，便得意扬扬招呼大伙来观摩。谁知弄巧成拙，中看不中用，没打几个回合，那粘上的脑袋连盔甲被它自己手里的大刀磕飞了，于是对方大呼胜利。

其实，竹节人的动作压根不由扯线人做主，那不过是在竹节间的线一紧一松间的胡乱耸动而已，可看上去，却挺像是那么回事。

黑虎掏心！泰山压顶！双龙抢珠！

咚锵^{qiāng}咚锵咚锵！咚咚锵！

下课时，教室里摆开场子，吸引了一圈黑脑袋，攒^{cuán}着观战，还跺脚拍手，咋^{zhā}咋呼呼，好不热闹。常要等老师进来，才知道已经上课，便一哄^{hòng}作鸟兽散。

上课了，意兴依然不减，手痒痒的，将课本竖在面前当屏风，跟同桌在课桌上又搏将起来，这会儿，嘴里不便咚锵。

偏偏后面的同学不知趣，看得入了迷，伸长脖子，恨不能从我们肩膀上探过来，被那虎视眈眈^{dān}的老师看出了破绽。

老师大步流星走过来，怒气冲冲伸手一拂，“屏风”颓然倒了，一切秘密暴露无遗。不消说，费了许多功夫做出来的，建立了赫赫^{hè}伟绩^{ào}，鏖战^{áo}犹酣的两个竹节人被一把抓去。

下课后，眼巴巴看别的同学重新开战，玩得欢，不禁沮丧得要命，便一起悄悄溜到办公室窗户下的冬青丛里转悠，希望老师能像往常一样，把没收的东西扯散了，随手扔出窗外。

蹲着身子，瞪大眼，可一无所获。正悻悻^{xìng}然准备离去，却见同桌趴在窗玻璃旁看得津津有味。

我也凑过去，一探头，咦，看见了什么？